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八

明

武宗皇帝

〔已〕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

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

如前儀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敕諭巡行祈福三月郎中黃鞏字伯固晉田人修撰舒芬字國雲進賢人等百四

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帝降手敕諭吏部曰鎮國公朱

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

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

報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亨具疏連署以進略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劉瑾再

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修撰舒芬亦邀其同

官崔桐字來鳳陽州人等七人上疏極諫略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盛皆逃竄非

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子中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進賢人太常博士陳九州惟字

川陸人復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倅

人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太倉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

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鑿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亦以其術諫帝與諸

倅臣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鑿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

日已而大理寺正周敘九谿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鄱陽等二十人

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俄

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桎梏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累

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尙書石玠字邦秀疏

救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意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

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

不受疏是時天連噎晝晦南海子水涵四尺餘金吾衛指揮俞張英曰此變微也乃肉袒執刀諸臣跪

既畢仍杖之于廷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劉理

賢孟循江甯人校鄆城人廷汲縣人公輔長樂人紹賢盱眙人陽澤州人賦玉山人椒安樂人惠祥符人餘除名貶黜有差戊鑿于邊而車

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甯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繼成按察司副使許達字汝學

死之。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

夕覬覦。

宸濠賄錢寶，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需言子帝用異色，龍騰報賜異色，龍騰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勸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欲傾需，及臧賢令太監張忠

乘間為帝言曰：「實稱需王孝，讓陛下不孝耳。」稱需王勤職，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章上言之，皆

為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

致仕都御史

劉養正

舉人

謀遣姦人分布

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

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

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

代州人，尙憲宗女永康公主

都御史顏頤壽

巴陵人

等持諭往

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

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

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孫

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

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

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達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

蔽燧，賊并縛達。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達同曳出，殺之。惠民

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

宸濠包藏禍心，非旦夕當覩孫燧上望，當公然邀，章公使奸，阻且使孔，黨分佈朝，道窺伺，廷叛跡已，著其初，王之高，與者情，謀別固，可以隱，消強前，雖為諸，俸所匿，廷和容，諉為不，何未聞，舉以入告。

及蕭淮發
其罪狀尤
當密陳碩
畫決策徂
不征以掩
宜德顧援
僅遺重臣
官論以衛
往收護衛
爲辭激之
速反使非
王守仁在
贛糾合義
旅立奏蕩
平其勢幾
蔓延難制
國和置迂
謬若此而
當時稱爲
名臣明待
不亡何待

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尙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守仁方奉命勘

福建叛軍行至豐城

注見前

而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

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

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

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奏率京軍四萬南贛

王守仁湖廣秦金

字國聲無錫人

兩廣楊旦

字晉初建安人

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

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敍其歸國

之誠令愆患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

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訶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

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櫟守城而刼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

安慶都督僉事楊銳

字進之蕭縣人

知府張文錦

安邱人

等固守不能克

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

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搥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

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

在臨江府清江縣東北亦曰清江

江鎮道通豐城
爲南北津要

臨江知府戴德孺

臨澤人

袁州知府徐璉

朝邑人

等各以兵來會

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櫓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有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

鎮名在南昌府新進縣西北

禽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文伍

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

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

在南昌縣東通饒州府餘干縣

文定當其前鋒賊

趨利邢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

腦

在饒州府西

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陳盡

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

火焚其副舟妃婁氏

上饒人

以下皆投水死

宸濠欲謀逆婁氏嘗苦諫不聽及是歎曰昔對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

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

玉鑾赴召
本言至小
家言至小
清上距張
灣水程即
遠武宗斷
不輕脫單
稱能行且
阿倖方日
嬖得遊去
安營而從
行營無知
官竟事殊
覺取其蓋
難取信縱
因武宗失
佚無狀傳
德者多附
述其說復
會其說用
微行輕凡

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禽宸濠之

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卽令總督

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剿所下璽書改稱軍門

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

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爲藏國戲符探得國

以玉鑾召帝過盧溝橋驛馬失警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
信約不肯行帝乘輦輟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

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媚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

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

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

見永頌其賢永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因極言江西因敵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

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

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

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窘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

之舉一切
悉以歸之
殆亦所謂
不如是之
甚者耳

或呼名慢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徧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諶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帝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

通判胡榮懼自殺死至

揚州卽民居爲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儼諫稍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輒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爲長跪魏國公徐鵬舉達七世孫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尙書喬宇字希大山樂平人應天府丞寇天敘字子

次人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

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焉

時帝駐蹕舊邸不入

大內一日幸牛首山軍中夜驚左右不知帝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爲逆云舊邸太祖爲吳王時所居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燄環以諸軍釋

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禽之然後置械受俘

時張忠許泰屢矯旨召王守仁守仁不赴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反試召

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守仁

帝發南京。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豕。

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縣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爲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

太監邱得索賄不得以鐵絙繫知府蔣瑤字粹卿歸安人。監備至數日乃得釋。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勦戚大

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

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覲臣請如

明正其法先年處置高煦等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越三日帝還京師大耀軍

首反置之度外論者
尚欲令天
下諸王議
罪勢必更
加遷緩又
豈處亂臣
乎賊子之
道武宗爲
官所誤至
于元氣辱
削不克享
生乃回禪
引爲已愆
而于羣小
則特明其
無預武宗
固亦不惑
深終不悟
始此當疾
若此寢疾
豹右無疾
其言僅出
自中涓之
口安知非
若輩恐朝
臣論其前
罪故矯傳
此命以託

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甯亦皆裸體反接

法帝

年南征江彬發甯狀即命驅之皆清陸完素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搜閱簿籍得完交通事奏之遂命執完至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均識其家揭白幟標其姓名

死者梟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益甚謂太監

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爲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

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

大用張永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熹王祐杭子時獻王襄厚熹以世子理國事入嗣皇帝位先是

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

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

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

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

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

下吏部尙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風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順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

爲解免之
由固未足
耳盡爲憑信

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已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邊軍俱重資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甯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彬既貶。琮等

以下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卽位

是爲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

請如皇太子卽位禮王顧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卽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卽位詔草言奉嘉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安及帝卽位

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盡挾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其中貴籙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衛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

大興人

于安陸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爲少保入輔政

並復其弟案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卽位甫六日卽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

禮部尙書毛澄

字憲清崑山人

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曰之

是足爲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

嘉靖欲推
崇自出本
屬人子必
情諸臣無
執宋時濂
議相持不
論事理不

以同且無
本願尊旁
支入承大
統于孝宗
固有為後
之義然以
毛裏至親
改稱叔父
不亦情所
既安嘉靖
互有父疑
復有避位
歸藩之請
其心尤為
迫切誠使
集議之初
即早定本
生名號加
得以徵申
得則少敬
等亦無由
伺間陳言
或轉可隱
全大義爭
必強詞乃
執持之愈
固激之愈
深于已進

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爲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炆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獻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戍罪，邊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敘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諸後卒于家，帝念先朝舊

臣附太師
臨文庫

以袁宗皋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卽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屬從，功不次錄。

用宗皋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甯等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

雨

沙呼實亦并伏誅惟張忠許泰黃近減死徒邊

秋七月進士張璠

字乘用永嘉人

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

璠時以

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卻璠揣知帝意乃遂上疏

略言

嗣登大寶即諱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

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

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毋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

則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兒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擬廷議得璠疏大喜曰此論

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

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

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濬盧瓊

字獻和浮梁人

交章劾璠帝不聽

初璠以舉人入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璠

同舉于鄉先環舉進士及大禮講起鐸已官湖廣參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璠合璠要之同置鐸曰主

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璠之帝

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諱于君然璠嘗

廣修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璠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而稱宗稱其甚終而廟其禮亂于倫亦于諸臣不能情天理致當有以然國之將亡必有家將亡此亦有妖一將屋之社兆耳舊臣不勞過辱從微勞祗可並一加優擢若一顯秩並之屏以授之材既曲之經而曲之私情又豈所語于共修漢文皇帝功德宋昌等皆被時封爵然

定策尙有
可稱若袁
宗泉建賢
無聞徒以
與府舊恩
濫參機務
豈公天下
之大道哉

九月葬康陵

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諡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明史贊曰毅皇帝手除逆孽射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寇履之分蕩然矣猛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入于危亡者藉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爲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蔣氏爲興獻后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悲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張璁知帝意嚮己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揣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爲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爲衆論所訾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師謁太廟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

不可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

時尊崇議定已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敕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諡

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號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

尙書喬字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借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璠邪說俱不報

世宗皇帝

〔壬〕嘉靖元年春正月清甯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清

甯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

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字士魯交縣人亦以爲言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

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效也帝勉從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

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肅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

糧喉巡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

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官進陝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案驗銘事誅隆及亂卒

首事者九疇抵鎮後言願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孝皇后曰莊肅皇后皇

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初太后爲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青州

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今青州有博山縣舊爲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

流劫東昌兗

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

以下注並見前

間突至曹

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令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

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是卒附

葬焉。

禮部尙書毛澄罷道卒。

澄文簡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